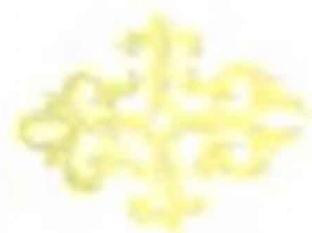


王玉胡小说散文选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I217.2
207
3

王玉胡小说散文选

王玉胡小说散文选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)

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厂排版

五家渠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0.125印张 210千字

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,000

统一书号: 10098·208 定价: 1.95元

目 录

阿合买提与帕格牙·····	(1)
司马古勒阿肯·····	(21)
牧羊战士·····	(47)
生命的火花·····	(69)
热衣木坎儿匠·····	(89)
晚秋春花·····	(98)
一匹老黑马的故事·····	(133)
一只破靴子的故事·····	(149)
女拖拉机手张迪源·····	(162)
在生产战线上·····	(174)
程悦长师长·····	(185)
戈壁滩上的人造湖·····	(195)
铁路工地散记·····	(201)
朱德副主席新疆之行·····	(220)
吐鲁番救灾纪事·····	(256)
登苏公塔·····	(282)
去伊犁的路上·····	(294)
寄意天山话农垦·····	(305)
后记·····	(319)

阿合买提与帕格牙

一九五〇年春天，新疆奇台县人民法院在清理解放前的案件中，发现了一个名叫帕格牙的哈萨克女囚犯。档案和审讯的记录中，都说她是个罪行累累的女强盗。经过反复调查和审讯，证明这完全是一桩冤案。她不但不是什么女强盗，而且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哈萨克妇女。不过和一般哈萨克妇女相比，她却有着一段极不平凡的经历。

她被放出监狱获得自由了。人们在她受尽折磨的脸上，第一次看到笑容。当政府工作人员发给她路费和安家费的时候，她凝视着工作人员，眼眶里充溢着晶莹、感激的眼泪，流露着惊奇而又喜悦的神色，因为这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。

当她在监狱里从事苦役的时候，人们都把她看成四十多岁的老婆子。可是，当她获得自由，洗掉脸上的污垢，穿上一件干净的花裙子时，人们才惊奇地发现，原来她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哈萨克姑娘，今年才二十五岁。如果你仔细观察，也会在她那稍微向下弯曲的唇角和深沉的眼睛里，发现她由于受尽折磨而在精神上的衰老；可是当她一扫往昔的愁容，特别是当她笑的时候，仍然充满着哈萨克年轻姑娘们的那种特有的单纯和稚气。

帕格牙被安置到奇台附近的一个哈萨克部落里。多少哈萨克人为她祝福庆贺，还想给她一个好丈夫。她感激着人们的

盛情，但提到为她找丈夫这件事，她却断然拒绝了，并因此引起她深深的哀痛。

“不是说你没有丈夫吗？”众人问着。

帕格牙迟迟不肯回答，最后竟呜咽地哭起来了。

众人奇怪地望着她，安慰着她，问她为什么哭。

帕格牙始终没有把心里话告诉众人，只是自个儿沉痛地想：

“人们都说把他枪毙了，这是真的吗？不，他不会死！凭他的勇敢、聪明，他会活着……”她自己安慰着自己。然而，一转念，却又怀疑起来：“也许他早已不在人世了，用脚镣手铐锁在监狱里，只要用一颗小小的子弹，就会很轻易把他打死！”想到这里，她立刻感到恐惧、绝望，但最后又总是不肯相信会有这样的结局。

“不，他不会死的，只要我亲眼看不到他的尸骨，他就一定活着，我一定要等着他回来！”她仍在痴痴呆呆地想着，还是一句话也不肯说。

“这姑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”众人只好用怜悯的眼光望着她，揣测着她的难言之隐。

这时，在远远的草原边沿，突然飞起了一股尘土，在尘土的前面，有一个黑点，箭也似的向这边射来，立刻吸引了众人的视线。

“嗨！好一匹快马！都飞起来了！好骑手！”众人纷纷夸奖着。帕格牙也不由随着众人的目光，向远处瞥了一眼，但又很快低下头来，想着自己的心事。

马，竖着尾巴，四蹄腾空，象离开地面似的飞奔着。

马，更近了，骑马的人已看得清清楚楚。

“嗨！多好的骑手！简直是一只鹰！”众人继续夸奖着。

帕格牙又不由抬起头来，瞥一眼越来越近的骑手。的确，他的骑术确实不同一般，他右手扬鞭，左手抖擞着缰索，为了加快马的速度，还时而用靴子撞击着马腹。他头上的盔形皮帽是那样鲜红，帽顶上的羽毛随风颤抖，还有那黑红的脸膛，炯炯的目光，仿佛处处都分外引人注目。

“这是谁呢？”众人议论着，帕格牙也在默默地想着。

骑手很快飞驰到众人跟前，随即翻身下马。众人围了上来，只有帕格牙坐在原来的地方没动。

“你们部落有一个刚来的帕格牙吗？”骑手不等众人说话，便急促地问着。

众人的目光不由集中到帕格牙身上。她有些惊奇地站起身来，迟步走向这位陌生的骑手。骑手也用陌生的目光望着她迎上前去，不过他走得要比帕格牙快些。

骑手和帕格牙在相距三步远的地方站住了，双方相互凝视，好象都在互相寻觅着什么。最后，骑手把目光停在帕格牙右眉梢那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小黑痣上，帕格牙却把目光停在骑手右手的马蹄伤痕上。

“啊！阿合买提！”帕格牙突然叫了一声，扑到这位骑手的怀里，失声地哭起来了。

“不要哭！帕格牙！”骑手尽量压抑着内心的激动，顺势爱抚着帕格牙的发辫。

众人惊奇地看着他们，闪动着询问和猜测的目光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……

七年前，在阿尔泰青格拉河的卡列阿卡西草原上，居住着一千多户莫勒合部落的哈萨克人。阿合买提和帕格牙就是这个部落的一对青年男女，阿合买提是一个贫苦牧工的儿子，帕格

牙是一个中等牧户的女儿。他们从小生长在一起，在一起放羊、唱歌、玩耍，随大人们逐水草而居，几乎一天也不曾离开过，从小就很要好。这年，他们都已经十八岁了，那从童年时代起就逐渐建立起来的感情，发展成真正的爱情了。他们开始偷偷地谈着未来，希望成为夫妇，向往着美满的生活。

当时，他们想的、谈的，确实是美满的。虽然阿合买提还是一匹马也没有的牧工，可是他非常能干，不但是一个很好的牧工，也是一个很好的猎手。阿合买提想：“只要自己勤劳，把工钱积蓄起来，买一些牛羊好好放牧，牛羊就会慢慢多起来；闲暇时到深山打猎，也可以增加收入；如果再娶上帕格牙这样能干的姑娘，就更会把日子过好，成为一个美满的家庭。”他的这些想法，不止一次地告诉过帕格牙，帕格牙也完全相信他的话。

可是，当他们谈着和想着这美好的未来时，也常常引起一些不安。特别是当他们想到和谈到哈萨克婚姻习俗时，总好象有一只看不见的魔爪，把他们拉开，放到相隔一道深沟的两堵悬崖上——看得见，而攀缘不得。尤其是阿合买提还是一匹马也没有的牧工，帕格牙的家庭却是一个中等牧户，她父亲又是一个守旧爱财的老头子，这一切好象都在阻挡着他们美满的结合。

阿合买提常常充满忧虑地向帕格牙说：

“我是一匹马也没有的穷人，你的父亲不会答应的。”

“你放心，谁也不能把我象牲口一样卖给别人，我一定跟你一辈子。”帕格牙总是这样倔强地回答。

以后阿合买提就不再提这些话了，他想的是如何达到自己的愿望。他把自己的这个愿望告诉了父亲。他父亲虽然感到这是不可能的事，但只要有一线希望，他还是想尽力帮助心爱的

儿子。

“只要她父亲答应，几匹马，十几只羊，我还能替你借得来，也可以找媒人去说。”父亲明知不行，因为爱自己的儿子，不得不这样安慰他。

这一天，阿合买提特别高兴，他迈着轻快的步子，向他和帕格牙约定的地方走去，想把父亲的话告诉她。他翻过小山坡，帕格牙已经在那块大石头上等他了。可是，当他走到帕格牙跟前，那兴高采烈的神色很快消失了，只见帕格牙满脸泪痕，眼睛都哭得红肿了。她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是默默地咬着嘴唇，喉咙好象被眼泪噎住了。阿合买提惊奇地问她为什么时，她不禁投到阿合买提怀里，失声地大哭起来。当帕格牙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阿合买提，阿合买提意外得目瞪口呆，眼里闪着怒火，紧紧地握起拳头……

事情原来是这样的：昨天帕格牙家里来了一位客人，这位客人是青河县有名的大“巴依”^①。他带了媒人来为他的儿子求婚，想讨漂亮的帕格牙做他的儿媳妇。巴依和帕格牙的父亲谈了好一阵子客套话，便开始讲起姑娘的身价。这时，恭敬的谈笑没有了，双方就象是市场上的商人似的，为姑娘的身价争吵得面红耳赤。最后以六十匹马的价值，总算把亲事说定了。帕格牙为这件事哭着，闹着，但除了引起父亲的责骂，没有一点结果。帕格牙的母亲很同情自己的女儿，而且对富有的巴依为什么要和他们这样的牧户讲亲事，也感到奇怪，心想：“谁知道他的儿子是瞎子还是拐子呢？要不为什么偏偏找我这样的人家结亲呢？”为了这个，她便在丈夫面前替女儿说话，谁知，竟遭到丈夫的责骂和毒打。

^①巴依：富豪之意。

阿合买提和帕格牙美好的愿望被破坏了，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屈服，他们的爱情反而更深挚，更强烈了。

时间很快地过去了，帕格牙和巴依儿子的亲事，已经举行了两次婚姻仪式。

按照哈萨克的婚姻习俗，一个姑娘自订婚起到正式结婚，要举行五次婚姻仪式。第一次，在女家举行，即订婚礼，主要是讲好姑娘的身价；第二次，在男家举行，主要商定除姑娘的身价以外，男方还需要赠送一些什么零碎的礼物给女方；第三次，女婿登门，并带来一部分姑娘身价的礼物；第四次，仍在女家进行，大体与上次相同；第五次，才是姑娘到男家举行最后的婚礼，新郎新妇正式同居。

哈萨克的婚姻仪式为什么这样繁琐，我们不知道，许多哈萨克人也不清楚，祖先这样传下来，他们就这样照办。当然也有例外的，那主要是一些穷苦的哈萨克人，他们甚至用各自的一个男儿和一个姑娘，以“换婚”的形式，同时配成两对夫妇。这样，一切礼物，一切仪式，自然也就减免了。但那些富贵的哈萨克人，是要按规矩办事的，否则他们就会认为是一种耻辱，甚至是犯罪的行为。究竟为什么是耻辱和犯罪？他们也讲不出什么高深的道理，他们关心的，则是借着一次又一次的婚姻仪式，炫耀自己的财富，显赫自己的名声，并借此便于分期偿付姑娘的身价，以及男女双方一次又一次地榨取着各种名目的礼物。

青河县有名的大巴依当然要按这些规矩办事。他为儿子举行了两次婚礼，接着又举行第三次了。

这一天，莫勒合部落非常热闹。白天举行了赛马、叼羊、摔跤、“姑娘追”^①等游艺节目；晚上男女青年们举行了对唱晚

① 姑娘追：是一种男女赛马的游戏。

会。唯独有两个人不高兴，一个是阿合买提，一个是帕格牙。阿合买提在赛马时打了个照面就不见了，帕格牙却一直躲在小毡房里哭着。夜深了，帕格牙被拖到新郎的毡房，可是她立刻又哭喊着冲出毡房。第二天，新郎便十分没趣地回家去了。

阿合买提和帕格牙的爱情，不但没有被扑灭，反而越来越深，越来越公开了。这事情传遍了部落，也传到了男家。为这事，帕格牙多次遭到父亲的责骂和毒打。阿合买提受到多次的警告，有钱有势的男家，还扬言要逮捕惩办阿合买提。可是，这一切都没有压倒他们，只是他们的见面更困难，更秘密了。

举行最后婚礼的日子终于到了。帕格牙没有挣脱这一关，她被强拖到马上，象一只绵羊似的被驮到男家去了。

在一顶华贵的大毡房里，举行着盛大的婚礼。帕格牙蒙了面纱，痴呆呆的象木偶似的听人摆布着。举行了“揭面纱”的仪式，又端来“经水”^①。这神圣的掺了糖的经水，在帕格牙眼里简直就是一碗毒药，她不但一口没喝，而且把水碗摔碎了。毡房立刻骚动起来，客人们不欢而散。

夜深了，新郎走进洞房。帕格牙满脸泪痕，已失去了原来的美貌，但在新郎的眼里，仍是一个姿色出众的美人。新郎的神魂有点儿荡然了，猛地向帕格牙扑去，但回答他的却是狠狠的一个耳光。新郎发怒了，抽出毡房花杆上的马鞭，向帕格牙抽去。帕格牙敏捷地闪过，顺势夺过马鞭，与新郎扭打起来。新郎奋力把马鞭夺了回去，帕格牙却搬起一只箱子朝他砸去，一下击中他那肥胖的脑袋，他惨叫一声倒下了，流着鲜血。可是，他很快又挣扎着爬了起来，猛兽般地向帕格牙扑去。扭打声、惨叫声，霎时传到毡房外面，一群打手闯了进来，七手八脚地

① 经水：念过经的水，新郎新妇各喝一半。

捆了帕格牙，把她关到一个黑黑的小毡房里。

帕格牙被关起以后，经常遭到毒打和辱骂，但她并不屈服，她只有一个想法：逃出去，找阿合买提去！而事实上是很困难的，别说她已经是一个闯祸的女人，经常有几个带枪的人看守，就是她不闯祸，是一个一般的女人，按照哈萨克的风俗和规矩，只要出嫁给人，就很难逃脱了。因为哈萨克女人是用牲畜买来的，再坏的一匹马，主人都不会平白送人，何况是用了许多牲畜买来的女人呢？所以，女人卖到男家以后，不光要当老婆、为男人生孩子，而且要从事比男人更繁重的劳役。从家庭琐事到放牧牲畜，她们都比男人负担重得多。假如丈夫死了，她们同样没有选择自己配偶或改嫁的自由，要嫁给丈夫的哥哥或弟弟，如果她丈夫没有哥哥弟弟，就嫁给丈夫亲戚中的一个。这是风俗！这是规矩！一个驯服的女人，离开男家是这样的不容易；那么，象帕格牙这样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女人，能够轻易逃脱和阿合买提团聚吗？

阿合买提得知帕格牙遭受磨难的消息以后，他是多么伤心啊！他咽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一颗心就象抛在滚水锅里，没有几天就憔悴得不象个人样儿了。父亲看着心爱的儿子，为他担心，宽慰他说：

“算了吧，孩子！我早就说过了，这是不行的！”

“帕格牙是我的！他们抢去了，我一定要夺回来！”阿合买提愤怒地说着。

“人家是有钱有势的人，你可不能闯祸啊！我只有你这么个儿子，你……”父亲说着，呜咽地哭了起来。

权势的威胁，父亲的哀求，帕格牙父亲的抱怨和责骂，还有哈萨克老人们中间对他们“不规矩”的行为的耻笑……这一切，都没有阻挡住阿合买提。“救出帕格牙，逃出部落，找自

已生活的地方去！”这已经是他坚定不移的誓愿了。

一次，阿合买提借了一匹马，带了他的猎枪，偷偷地向帕格牙受难的草原奔去了。他在草原的边沿徘徊着，想乘机打听些消息，不料他竟被认作偷马的贼娃子了，不一会儿就有几十匹马向他追来。他见势不好，拨马逃奔，脑后霎时响起枪声。如果不是他的骑术好，他这次肯定是要送命或被擒的。

阿合买提回到自己的毡房，仍没有放弃搭救帕格牙的心愿。不过经过这次挫折，他学得聪明了些，他和一个知心朋友秘密商量着更巧妙的办法。他的朋友也是个勇敢的青年，很同情阿合买提，为了帮助阿合买提打探帕格牙的消息，他化装成一个货郎子，潜伏到帕格牙受难的草原去了。

这位朋友一直在草原上游逛了好几天。他没有象一般货郎子那样到处乱跑，而是围绕着巴依的毡房转来转去。他很快知道了关押帕格牙的小毡房，并在一天夜里，趁着看守人的疏忽，偷偷地从天窗上爬进了帕格牙的小毡房……。

自阿合买提的朋友到过帕格牙的小毡房以后，帕格牙变了：她不再那么倔强和任性，开始“忏悔”着自己的“过错”。她突然地屈服，虽然使人们有些意外，但对她的看守却放松了，她已经能够自由地走动。不久，阿合买提的朋友又来过一次，和帕格牙偷偷地说了些什么，又匆匆地离开了。

一个漆黑的深夜，人们都入睡了，帕格牙却没有睡。她轻轻溜出毡房，向马群走去。她很快找到有缰绳的四匹马，没有来得及备鞍，便跳上一匹，拉了三匹向西北方向跑去。跑了大概有七、八里路，她终于看到了那事先约好的信号——一堆乍明乍暗的篝火。她急忙加快速度，向篝火奔去。当她还没有到达篝火跟前，阿合买提便迎上前来，急忙扶她下马，两人紧紧拥抱着大哭了一场。不一会儿，只见无数的火把闪闪而来，接

着便听到嘈杂的人声和马蹄声。他们急忙扑灭了篝火，随即纵身上马，向茫茫的黑夜深处飞奔而去。

他们操着马一刻也不停地向前飞驰。可是追赶的火光、人声、马蹄声，却始终紧紧地跟在他们后面，跑得越快，就越不能摆脱这魔鬼般的火光和声音。其实这并不奇怪，因为他们跑得越快，就越能使追赶的人听出声音。这对聪明的阿合买提来说本来是很清楚的。过去，他不但在夜晚捉盗贼时，有这种伏地倾听动静的经验，就是晚上打猎，有时也是靠耳朵放枪的，现在他不知为什么把这些都忘记了。

闪闪的火光，已经照射出他们的身影。枪声响了，密集的枪弹呼啸着向他们飞来。

“把身子伏低一点！”阿合买提向帕格牙轻轻地喊着。

火光更近了，枪声越紧了，呐喊声也听得清清楚楚。突然，帕格牙感到一个沉重的东西拉住了她，原来牵在后面的一匹马负伤倒下了，接着她骑的那匹马也中弹倒下。阿合买提跳下马来，来不及问帕格牙是否受伤，只是把帕格牙抱在他牵着的那匹马上，继续向前奔驰。可是他们没跑几步，帕格牙的马又倒下了。这时，追赶的人已经很近了，人声嘈杂地喊着：

“跑不了啦！小心！不要打死他们！捉活的！”

阿合买提举起猎枪向追赶的人射击。从火把的光亮中，看到好几个人摔下马来，追赶的人霎时乱成一团。阿合买提趁此急忙让帕格牙骑在自己的鞍后，两人乘骑着这唯一的一匹最宝贵的马，又消失在茫茫的黑夜里。

他们终于脱险了，天亮的时候，已走到层层叠叠的万山丛中。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也不知东西南北，直到太阳出山，他们才大体辨别出方向。到哪里去呢？他们自己也不知道，只有一个念头，这就是，离家乡越远越好！于是便朝着太

阳升起的地方奔去了。

他们忍着饥饿和口渴，跋涉在万山丛中。那匹唯一的马显得分外疲惫，一个劲口吐白沫，拖着沉重的蹄腿，时刻有倒毙的危险。他们寻找着水草，让它吃饱喝足，他们清楚地知道，如果有人追来，这匹马对他们是何等宝贵！

走了一天一夜，才走出这层叠的万山丛中。又走了一天，才隐约看到几顶毡房和一些牛羊。他们不敢向毡房走去，谨慎地奔向远离毡房的一个牧童。从牧童的嘴里，知道这几户人家已不属青河管辖，他们也是为了避免巴依的逼迫，在这里居住一年多了。这时他俩才放下心来，向毡房奔去。人们惊奇地望着这一对陌生的青年男女，问着他们的来历。他们当然不敢直言相告，只说他们是刚结婚的夫妇，因为到深山放牧，被贼娃子抢光了，才逃到这里来的。他们马上得到人们的同情。阿合买提给一家中等牧户当了帮工，帕格牙替人家挤奶、烧茶，就这样度过了半年时光。

他们逃到这里的消息，不知怎样又传到青河县。巴依报告了乌斯满（当时阿山的专员）。一天晚上，阿合买提和帕格牙被突然地抓走了。

他们被押解到乌斯满处。乌斯满严加审讯，骂他们是哈萨克的叛徒，违背了真主的圣意，破坏了祖先的规矩，立刻把他们关押起来，准备押赴青河，斩首示众！就在准备押赴青河的前一天晚上，阿合买提和帕格牙越狱逃了出来。阿合买提已经有了经验，先把帕格牙隐蔽在一个山沟里，自己又跑了出去。回来时，他拉了四匹马，背了两支枪，还有几个很重的包裹和一些食物。

“这是哪里来的？”帕格牙不安地问。

“偷来的，抢来的！”阿合买提答道。

“啊！你？……”帕格牙惊奇地望着阿合买提。

“从专员公署偷来的，就是那个监禁我们、准备枪毙我们的专员公署！”

帕格牙放心了，她又一次看到阿合买提的勇敢，她觉得有这样的人在身边，就是天塌下来也不会害怕的。

他们向更遥远的地方跋涉了，决心走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，去过离群索居的生活。他们越过千山万水，踏过茫茫的戈壁沙漠，向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的一座高山奔去。

这座山叫北塔山。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听老人们说过，这里漫无人烟，松林密布，除了少数猎户，一般人很少来到这里。他们日夜兼程，不辞劳苦，终于来到这座高山。

到北塔山以后，他们过着令人难以相信的生活。他们吃的是野葱、野蒜、野生瓜果和黄羊、野兔的肉和血。开始，吃生肉很不习惯，可是饿得没办法，也只好硬着头皮吃，以后也慢慢习惯了。他们住的是山洞和草滩。盛夏来临，野兽活动得很厉害，他们索性在高大的松树上架起窝巢，就象原始人一样在窝巢里过夜。他们的子弹渐渐少起来了，为了节省子弹，阿合买提尽量用绳索或陷阱捕获猎物。有一次，雷雨几乎给他们致命的袭击，但也给他们带来喜悦，闪电烧着了松林，他们看到了火。火啊！这生命的象征对他们来说是多么宝贵啊！可是这火又很快被暴雨淋熄了！雨停后，他们仍抱了一线希望跑到着火的地方，发现一点微弱的火星仍在一块朽木上燃烧。他们如获珍宝似的拿起朽木，用嘴吹着，谁知越吹越小，眼看就要熄灭了。这时，阿合买提突然想起童年时的一种游戏，把子弹的火药倒出来，装在小枪筒里，用火星一点，便砰的一声冒起火光。于是，他急忙毁掉一颗子弹，把火药倒出来，让帕格牙拾些较干的杂草包住朽木，然后把火药倒在火星处，果然砰的一

声，火着起来了，他们高兴极了，急忙架起一堆篝火。从此可以吃到烧熟的肉食，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新的生机。

时间很快地过去了。北塔山的秋天和冬天，几乎是同时降临的。他们开始感到严冬的威胁。特别是在一次大风雪中，那日夜陪伴他们的篝火被扑灭了，使他们更感到生活的艰难。他们找好一个山洞，积累着过冬的食物。大雪封山以前，过冬的食物准备得差不多了，又用树枝在洞口上绑扎门窗，用兽皮缝制冬衣。现在唯一缺乏的，就是火，没有火，不但吃不到熟的东西，也很难抵挡住严寒的袭击。办法终于想出来了，这是阿合买提从帕格牙用破旧的棉花捻线时联想到的。当他帮着帕格牙搓捻棉条时，手里总觉得有一种热力，不由从这种热力联想到火。他异想天开地撕下一块旧棉花，把它紧紧地卷在一起，这次不是用手，而是用一片木板，在一块平滑的大石头上猛力搓捻着。搓捻了好一阵子，撕开棉卷一看，除了散发出一股热气，什么也没有看到。他并不失望，又第二次搓捻着。这次，当他撕开棉卷，竟然冒出一缕青烟，更加增强了他的信心。他又第三次搓捻着，当棉卷又冒出青烟的时候，他小心翼翼地吹着，借助火药的威力，重新获得了被人们称为冬天的花朵的篝火！他们的生活又有了新的起色。在暖和的山洞里，不但可以烧肉吃，而且也能煮肉吃。不过煮的方法有点古怪，因为没有锅，只好找来一块凹形的石头，先把肉和水放到石凹里，然后用许多烧红的石子投到里面，石子凉了，拣出来再放新的。就这样，用一天的时间，煮一“锅”肉，可以吃两天。

严冬的时间显得特别漫长而又单调。每过一天，他们便在山洞的石墙上刻下一道条纹，眼巴巴地望着这时间的标志，盼望着春天的到来。当他们看到冰雪融化的时候，是多么高兴啊！尤其是就在这春天即将来临的时候，帕格牙生了一个又白